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念菴文集卷十六

詳校官給事中臣王鍾健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曽柄

謄録監生臣張龍升

念菴文集卷十六

明 羅洪先 撰

墓志銘

明故中大夫太僕寺卿三符曾公合葬墓志銘

今上皇帝之初習於政事百司庶獄覽決必親武臣有恃寵撓法者嘗受賕違詔改配軍人縛邊將為御史趙鏜所劾復强辯逆旨下朝議衆以其嘗與大議又與戚

里有連咸顧望三符曾公為大理左少卿獨言罪當死得減為幸何得復計其他數以語侵法司凡再下議公色益厲至拂袖起不署奏慶陽伯有甥張柱驕横敺人毋死為東廠錦衣衛所覺既伏辜法司以賕移獄坐其子朝議謂廠衛乃天子私人不可偏聽致輕法司公言當計是非不當有所向背上先後遣人偵知之大怒為罷尚書都御史大理卿各一人用公議奪武臣兵柄削保傅銜及其禄三之一而竟誅柱且曰滿朝之人惟曾

某孤立無黨將以為刑部侍郎用事者不能平嗾言官
交章論劾公上章請去疏至八九累旨慰留猶忿忿不
自已公之名自是滿朝廷而忌公者益因以衆已而擢
太僕卿實以抑之居歲餘以守藏吏為奸自劾致仕去
自公去朝廷不復有此兩事亦不聞以少卿廷爭忤衆
者矣公起家弘治壬戌進士知鄞縣三年鄞人愛之如
父母久而不衰有西漢良吏風丁卯以母憂去已已起
復補保定之新城未幾擢工部營繕司主事分司通州

滿考調刑部山西司主事擢署山東司員外郎明年甲
戌轉署郎中忤閹鋭引病去丁丑檄召補陜西司署郎
中遇都御史彭澤獄起戊寅復在告終武宗之世不復
再出辛巳今上即位用薦者起為肇慶知府且録已卯
勤王功贈常俸一級丁亥擢福建按察副使未上擢大
理右少卿至京轉左少卿自入仕二十六年履危蹈險
晩始遇矣然略不自知顧惜蕫少進嗚呼是可以凡心
窺哉平生剛介寡與遇事直前不知畏忌勢軋利涗寧

死弗移好咨察人情以制幾事人或以言嘗試輒嫌以
為誚已怒發自任矯之雖或少過無悔也當進士奉使
歸日持律就叔父憲使昂講說疑義假獄辭斷議如為
諸生除縣未上鄞諸掾留京者百七十人率早禮問所
宜行諸掾感其義人投所知滿數篋公擇可信者為便
簡出入袖中至鄞有所行罷動中幽隐豪猾驚曰公神
明耶何自聞之揺手戒不相犯閹瑾煽虐民多為盜瑾
舉連坐無辜者踵繫於道新城去京師甚邇公上盜狀

多以野處為戒瑾遣二校實之公曰土廣人稀始便為盜何更實為二校不能廹鷹坊使假瑾威往來畿内郡邑吏數遭撻辱而括財至數百金不止公用市猾詭計新城獨得不擾計其費纔十金分司通州與諸閹同事禁索錢舟人籍諸軍陶甓月課閹人畏之張鋭者主東厰太閹也其私人馬宗以指揮違法當罷鋭百計求免不聽且數詈鋭鋭怒甚代奏誣公入罪不審下法司久乃得釋都御史彭澤將復哈密中人素以子弟不與從

征衡怨會土魯番用奸細舍音浩善計誣澤激禍遂與
縉紳忌功者搆獄陷澤公判浩善反覆變亂誣忠勤大
臣法在必誅浩善懼賄內外以計逐公公不得已再引
疾去公為大理廷爭為難矣是時以郎署再抗衆怒病
歸啜菽忍饑不知關說機利妻孥相向日嗟懟若不聞
也在肇慶六年政尚威廉總督大臣數以撫猺之策問
公公言非用團戍法自守互市法相詰猺不可撫言數
十萬多見采用嘗憤兵衛縱賊自利至忤上下幾不自

免蓋公之不屈得之天性之素如此致仕歸十有七年杜門絶交同里罕得識面非其人即親屬不樂與接偶遇之終日相對噤不能曲出一語閒居閒脂韋媕婀者當食必置匕嚬罵事關國家終日邑邑不解性喜讀書頃刻不能釋手自經史至於星歷地理譜牒積歲覃研咸有著論堅持一說不可破文多頃刻立具不求煆煉竄削為工所著年集家譜凡十餘種藏於家獨地理諸書行世公名直字叔溫號三符一號惺惺叟世居吉水

竹山湖曾祖沂贈監察御史祖椿父煜以公貴贈中大
夫太僕寺卿母周氏贈淑人前室夫人彭氏廬陵進士
槩女繼許氏金灘許泰女封安人進淑人皆先公卒無
子側室王氏廬陵廸功郎鍾女生子二人長子布府學
生幼子庠女二人長適前左春坊贊善羅洪先幼適縣
學生羅宰孫二人中行中和孫女三人許氏善治家事
公最久自食貧至公致仕內宗外姻男女歸聘紝績田
蓄給使生息咸出剸裁故公耄老不識衡量公生成化

丁亥八月二十九日卒嘉靖丁未十二月十三日享年八十有一許氏生成化壬辰卒嘉靖丁酉年六十六公卒三年十月巳酉子布以許氏合葬六十二都龍陽岡巳山亥向而子布妻周氏祔其右稍前洪先先君少許可然於公莫逆嘗命洪先曰汝婦翁性難犯可嚴事之吾敬其為人也其後得侍於朝覩睹前為大理時事比罪歸侍朝夕者又七年當病亟寄遺子布書曰吾生無所益於鄉仕無所補於國即死慎勿祈恩澤且他屬銘

長婿足辦此矣至是子布出其書洪先讀而悲之不得遜書其數事大者見公銘曰

剛毅於仁近者其質流風所移百不存一於乎公乎氣降萬夫人所趨避獨視若無孰不榮進畏以禍及寧捐公卿方抵貴戚奮不顧軀尚計其餘或是之迂彼終何如古譬士品定價莫強利鈍是程豈辨下上聖主知臣孤立無黨以是銘公可謂不爽

明故羅生汝奎墓志銘

羅生名文祥字汝奎吉水冨田里人父居禮以豪爽聞母胡氏娠十二月夢神語曰先冬日當生兒已而果得文祥文祥為人長身面青黑秀目踈眉性好奇幼從里師學文詞即厭陳俗語欲自出機括師惡其不馴然心竊竊自以為未有喻意者復聞明興文士宗李何孫鄭四子為大家得其文思與馳騁上下於是多集古牒奇字間出語即有矩尺已而得陽明先生格物論撫卷嘆曰兹非程陸門戶耶夫人在天地瞬息耳居不堂奥而

塗淖食不粳稻而糠粃秪自苦且無與償也吾豈能泯

泯效蠅蚋羨殘膏餘腐羈其耳目哉自是俯視濶步檢

操凝竪同舍生往往目逆羣咻之不為動後為贄書與

弟文命同謁羅子玉虚山中間語及佛䩄然曰願師莫

作是語見禪經輒欲密屏去後四年羅子與論息機之

要存性之門忽起對曰聞命矣斂神却念忍嗜遺華飄

飄然視古所謂狂狷意不多讓也自是與羅子莫逆進

盡規益指確瑕舋朝可暮否不務區區形迹矣羅子嘗

令叔沔惠言弟壽先居先師事之嚴和間施保誨交至
羅子自視叔弟不是過也於是假館羅子歲晏忘歸嘗
與推極神聖根柢否臧古昔計探五嶽乃志四方踴躍
酬應誓不二適即刻期共入衡山尋舜禹故跡求盡脫
滓穢將行母尼之對曰兹非漫遊欲了此生耳母聞之
喜期明旦發舟然業已中暑毒是夜方入寢大喘呼面
發赤唇舌裂燥母問之第云衡山衡山里醫不察誤投
陽劑然艾火即痰壅閉目不復語達旦卒矣正德庚午

十月十四日生嘉靖己丑娶彭氏癸巳謁羅子丁酉始為縣學生嘗試學生不中不見愠色戊戌四月八日卒三兄福先卒昭弼善治生弟文命縣學生文祥所得財輒歸母任諸兄弟取去無問及卒囊無寸儲彭氏生子祖懋女淑慈又皆夭死閭里傷焉兄弟思與立後以諸子尚幼未有擇所遺詩類初唐文祖經子間出魏晉墓在皇厓山後魏仙嶺右銘曰

嗟羅生謂年為壽百齡何究謂身為存盜性者六門

嗟羅生汝知否為榮知傾為成故寧適塗弗至而弗蹈榛荆嗟羅生嘉種弗食其行亟亟望源而莫即命耶時棘耶其亡矣亡矣得大當矣玄之光矣嗟羅生緊何傷

明故饒良士孫烈婦合葬志銘

饒良士名思明字子見新淦湖田人也父貫之早卒母徐安人生子思聰思明思明遺腹子幼有至性三歲見里師笞兄即俛身求代師屢試笞之不為動六歲通聲

律知名郡縣中嘗送兄渡水見風起必求與俱渡執兄衣曰第無動由是一舟得不恐既長娶安國鄉孫怡女女初生怡名曰節已而性果懿靜事徐安人以孝聞於是思明得恣意問學為縣學生懔懔不逐時態又日夜勤誦說然體素羸薄不耐苦遂成瘵疾疾困忽自省曰科舉之學竟終身耶已而得陽明先生傳習録乃復矍然曰吾幾枉生夫道至邇至易矣舍是他營是謂大惑吾寧汩汩泯没甘自悔哉於是大書勇字座右決計改

步期必聞道死乃已言嘿動止僅僅欲自信深衣大帶屏居沉思即同輩指摘譏慢無所撓有以理道告者意氣舒發忘其疾也於是居新興寺中五年不入私室孫躬給湯藥亦五年不衰囊篋盡即脫簪珥簪珥盡日夜縔織足之是時兄舉已丑進士為刑部主事思明恐即死母老無所仰為書貽兄曰人多榮仕宦古今仕宦多矣非忠孝知名者有幾兄宜為養母計無他汲汲也未幾疾亟歸正寢孫就視之已不識面目乃大慟曰君何

為至是思明色不沮從容謂曰吾已矣無過悲汝年少又無子從汝志不禁也孫驚號曰君疑我豈忘平日言邪萬一不諱終不令君妻事他人乃復大慟絶息已乃入室豫治斂具擇衣被精粗為二具家人莫之測也斂具具私取葱蜜和飲之不得死復計買砒霜食之為守者所禁又不得死已而守者倦乃就縊室中當縊時有聲裂裂出戸外屋瓦震撼守者驚覺起視死矣思明聞之氣息奄奄歔欷悲曰吾妻死成妻矣吾學陽明今既

死乃不能有成吾則媿吾妻傳習録納吾棺中以識吾志鄉里遠近奔視即欲聞有司思明指心曰彼不媿此耳毋多事乃復貽書别兄詞旨悽婉左右悲痛又七日乃卒卒後有司聞其事於朝曰風化者朝廷大紀貞烈者天地之正氣也伏見新淦饒思明者幼孤家貧嗜學稽古齋志以没識者傷心其妻孫氏曲盡婦常先夫自決寓從容就義之節於慷慨殺身之時自非成仁孰能不奪良士烈婦古今為難矧兹同室尤為希遇顧霈殊

澤以昭淳風且示民有紀極也於是天子聞而悲之詔旌其門曰貞烈云思明生正德己巳九月十七日卒嘉靖壬辰五月十六日孫氏生少思明幾歲卒先七日塟在某鄉之原詔旌在卒後幾年始思明與同邑朱洛友善將卒與洛訣曰而知吾心吾死必得念菴羅子銘墓吾目瞑矣後五年洛見羅子理前語羅子嘅焉士有眛一面而知心越千里而慕軌者誠以道懼難求音貴合律誠有所不違言有所不宣於是希心遐邈振步踈越

雖匪嘿識情亦懇至矣洛學不傳魯經分裂號為士者佔畢騰説躐華取次役其精鋭以甘腐餘追究隐念秖足靦顔故朝匪黄科秩無授紫野雖白賁名靡升玄迂正道而莫由棄常經而弗述已成痼癖誰則涚除有能問津庶幾乎絶響矣顧使業不永就行遂中廢秀而不實豈非志士深憤哉勇士不見戈矛之害者重賞招之也中士不避隕越之禍者令名束之也烈婦處闈閤之中鮮見聞之益議不過酒食功不踰絺織乃能蹈死如

履周行此何兾望哉矧其睽居五年慮非不審也弱年
罔後身非有係也三死而畢遂意非偶激也借曰未知
則好德之詩荒矣故曰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
利貞之聲或出於柔質中庸之義多缺於大儒此非降
才之殊用智者之過也德不孤必有隣思明雖未遠究
然得烈婦作配不朽使為士者率則興行則思明之死
重矣或曰孫之烈思明死成之銘曰
彼笄者何其心匪他彼士也人其儀孔嘉乃爾降瘥

胡不自計胡遽云逝曰昊天不二滔滔者流自承以
蓋如淖塗弗由何莫視兹丘亦有黄馘積穢而罔修
如露斯墜胡千祀之作對鈞非類耶生同食死同室
永為極地維不裂兹丘其節節

明故市隱殷君墓志銘

翁名杲字序明其先汴人諲姓世為醫元季有諲明者
舉鄉試為金壇教諭官滿留辰州始易殷姓其後子孫
占籍江都再遷儀真今為儀真人翁隆準方頤聲堅亮

為人樂易好施與不知積畜殷故世醫翁又業儒人以其好施而易與就而問與延之去者日滿戶翁囊藥相從言症響應病多愈又不責報人具酒為壽飲盡醉醉則撫几歌擊壤詩意氣激蕩人見翁好施不治家而又能多飲咸疑翁有仙術呼為市仙其後翁漸衰家用稍乏人始相謂曰翁蓋隱者也於是競呼為市隱翁翁隤然應之無擇也翁之醫也自殷裕以下世有發明裕長子洪武間戍謫西蜀以功為小旗遂與廣陵丘先容吳

陵劉宗原西蜀胡仲禮為友此三人者皆以醫名當時而仲禮術尤奇驗永樂初都督譚公鎮儀真薦裕名醫留幕下遂與仲禮居儀真而姪智師仲禮頗得其傳嘗舉為如皋醫學訓術智弟信是為翁祖翁既習聞先世所傳故其醫亦有奇驗丁本德妻孕踰期而他醫誤以病治翁診曰男也丁本德欲生男當如我言勿藥十四日果得男於是此事傳聞縉紳間道儀真者必來問醫儀真當江淮要津自縉紳至商賈鮮弗知翁名者嘉靖

庚寅余在告過儀真舟中大疫翁留客舍是時余母々

病亟衆醫嘖嘖謝去翁進藥獨如故後數月愈逮余病

不粒食者七十餘日家人欲治後事翁醉呼曰脉可生

何為此不祥語他醫欲更藥翁亦不聽比百日又愈已

亥冬予道儀真翁已病病猶執余手勸飲飲不醉不已

別去未數月翁卒余聞而悲之蓋余之識翁固始於醫

而知翁之深則不在醫也余方病時辰州有富翁王某

官治之急托翁以數萬金謁余且以千金壽翁翁搖手

卻之曰羅非而人毋開口余病愈始聞之笑曰翁何以知我翁曰吾見公未嘗言及利也嗚呼古所謂貴相知心者非耶翁且卒呼予不置蓋其篤厚性成也翁父勁母劉氏生翁兄弟二人翁以次為伯父最後最娶顏繼包年且老翁侍養不倦不異已所出已而持服盡哀人皆以為難性又能急人人有訴是非無所回互至人侮已則忍以待之病亟謂其子曰吾平生不妄取人令得無媿汝等勉之人乃知翁之心非固好隱蓋有在也翁

生成化戊子某月日卒嘉靖庚子某月日娶朱氏繼丁
氏朱氏善治家先翁八年卒子二人修佑女三人長適
太學生盛楷次適某某孫男四人孫女二人皆幼余自
庚寅與楷往來頗重其為人修等以某年月日合葬於
東林岡以楷之狀來乞銘余方媿無以報翁而楷之狀
皆可信也忍不為銘銘曰
翁嘗歌擊壤詩曰老於太平世死於太平世當是時
脩脩然自適固無所忌也而今居此室也又何拘繫

耶古人有言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翁種德累世久而彌敦其必有大翁門者乎

明故劉孝子墓志銘

正德丁丑余鄉南嶺劉居士喪母廬墓玉華山左朝夕哭朔望令節有奠物不給則織屨易之明年夏風雹伐屋獨其廬不壞山多虎虎夜遶廬不相驚其始人以為詐已而鄉之士人聞其果然多往慰問然不肖者惡所行異俗且不利已謀陰沮其事又明年聞知其滿喪乃

結黨僞為盜夜火其廬執而苦楚之久乃得脫抱木主
徑山就道院中避焉時天苦寒童子以衣進色不能素
者卻不受黎明乃歸納主於廟而終喪於外寢是時余
為童子人傳其事且見居廬時奠文皆哀痛語然不能
測識其心誠否已而稍長始盡知其為人蓋篤行者也
當年十三時聞父理豫溺死池州慟哭嘔血以母周氏
解譬得不死自後往來其處輒憤恨不食設酒殽江滸
號而招焉同舟之人皆為墮淚每食甘美必懷歸奉母

後客九江聞母喪棄貲而奔故其家益貧然遇忌日齋必三日而祭祭雖薄而悲則已甚往年兩臨余父喪見余哭亦拜哭不止蓋其性純至若此平居寡言笑事必效古遇人非笑而自信益堅不喜戲劇或强之即擁户不顧有欺侮者忍以待之故嘗自況為東窓耐辱居士鄉人既莫知重其所行及其既老而貧皆以鄉人視之近亦無有談其事者余讀書見古人行事多竒偉可誦嘗怪今世不然以是觀之豈非泯没者衆而失紀載者

之罪哉夫忘其紀載而使其泯没猶且不可况欲隂沮以違戾其誠心哉此惟今世有之在古人所未經見也以其隂沮者衆則今世之鮮所紀載抑又何疑余又因是而重太息矣居士名和字元中塟某處生某年月卒某年月初娶郭氏無子繼娶熊氏生子廷翰縣學生廷翰娶羅氏實余從女兄亦無子而側室有子曰天曙生五六月值居士喪能茹素即哀與之肉食輒哭不食雖百試不改嗚呼將氣類之感耶亦天有以厚之也劉氏

自廬陵遷南嶺北坑十傳而得滎陽尹深深生桃源丞砥砥生脩脩生理豫世皆不顯豈天之所厚者各有在歟為之銘使後人述焉銘曰

孰不離裹而有形孰不咳而昜之成胡是昊天而莫為情哀此棘人其疚煢煢其身罔恤其他遑寧百爾君子無忝所生伊其德行尚作述於令名

明故南田藍君墓志銘

自古俠客豪士雖寸長片善往往流布史傳固作者之

不遺要其遘時而起亦有足稱述者然余考其才能又未盡奇絶竊嘗異焉已而嘆曰人之為善何常哉或由感而後興或由習而漸成茍自拔於鄉里者其亦可勉矣顧所生多不值其時值其時者又有遇不遇幸而遇矣其事又不盡聞於人而其人或不足於作者之識則亦與無能等人之死生忽爾有志者能無悲乎陽明王先生當正德間提兵贛州嘗征桶岡平宸濠功赫一時然皆訪民間知兵者禮以致之故卒得其死力桶岡之

役檄吉安太守伍公致其人公聞吉水義官藍君純嘗隨官軍破饒源諸洞以勇名遂以往應其後破宸濠復偕行先生所禮致雖未必盡得人要之可以見惜才為先生所致者雖未必盡成功要之足以見所遇自明興百六十年江西盜起數四莫熾於饒源莫固於桶岡莫大於宸濠君皆以兵從事然非有一命之寄與守土之責也而自儆若此至今言之猶能使余嗟嘆豈非丈夫一幸哉君年垂老值章聖皇太后南附梓宮過九江郡

邑以其善應辦强以往中暑毒歸病三年竟卒平生饒於
居積而慷慨奮發輒無所顧或言其先為陝人豈亦尚
其風烈哉卒之又明年甲辰其子將葬之某地龜形山
託友人陳元哲來乞言余非作者顧其所遇竒矣志曰
君名純字從之丁田人曽祖近仁祖訥直父器玉生成
化丙申卒嘉靖壬寅配羅氏子三蕙征斆孫一吉嗚呼
世無不滅之形無不磨之名蹈規而行績或弗成材不
植楹可以支傾竄痒而死無寗逸以生俠士之情是為

銘

明故象翹王君改葬墓志銘

嘉靖壬辰葛山王生暹學於余問誰遣者對曰叔父象玉命也始暹十歲而先人象翹府君病亟是時象玉客遠地引幼叔象珍手泣謂曰世人骨月忿爭彼此不為謀者由各殖作產飲食起止不同朝夕不親以是情日間而誼不屬也吾欲身率二弟均財共義卒不使自為竈突鈍釜負吾初心今且死懼若輩不吾似也古人九

世同居始於能忍在若輩勉强耳吾自童子當室吾考

遯菴公遺田六十畆不足以給饘粥後雖增田如其數

而生齒倍昔即計口割業猶慮不給況如世俗分異耶

若輩子衆而吾子寡縱分異斷不得如世俗以吾三人

為限顧使寡者厚而衆益薄也汝識之象玉歸聞言哭

曰吾可使吾兄不瞑目地下耶同居共爨至於今尺帛

粒米不敢私入其敎遲者不殊其子故遲視叔父猶父

也余聞生言知象翹者能以義激其家人使玉與珍亦

勉於義以不負生死皆世之所難也獨巽暹之視叔父與其叔父之視兄者皆自孤弱相倚至於成人舉其初心若取左券何哉象翹故信青烏卜隴之説嘗欲改塟遯菴於石龜潭之金剛山不果後其卒十四年二弟竟成其志又十五年為嘉靖丁未暹復卜鄉之芙蓉山白茅里改塟象翹而白茅故為叢祠土人多神怪之獨象翹以讖言可居力不能致暹請於縣令胡公鰲得之而以是年七月八日襄事嗚呼青烏之術其信與否不可

知若象翹者卒遂初心於其身後豈非義之感乎象翹名𦗟生弘治甲寅某月日終正德庚辰某月日年止二十有七娶羅氏二十七而寡居撫暹幾三十年無有二志督學僉事蔡公克廉廉其然遣有司禮揚之暹為縣學生孫三人其家世詳余所為邈菴志中而余復為是銘者暹之請不已也銘曰

芙蓉之山委其奇靈有神其司古木幽庭人莫敢窺凡怪時見倏然其頹迅霆奔雹神莫與爭何有於人

而竟得焉以藏其身身割其私地其棄寶有測其倪是謂要眇

明故承直郎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主事草罔

周公墓志銘

正德間空同李先生督學江右尚氣節精裁鑑諸生入品題者才能無毫髮爽失然其最高等類以舉業擅長先生既博學好古時時向諸生誦說之鮮有應者獨廬陵草罔周公為古文詩歌不屑舉業與先生意合試而

奇之遇以加等未幾舉江西癸酉鄉試鄉試故以舉業而公之取獨以古文詩歌於是江右莫不聞公而先生亦以得公自慶遇所知輒延譽之先生所知多四海名士於是公之名駸駸遠矣公負美質眉目姣好玉潔然頗自好不忍隨俗澳涊讀書至左傳喟然曰吾不幸不得生其時獨不能通其言以探其精乎於是深鉤窔構經經綈子章煉句斵務高絕𡼖刻不道唐宋以下語又多識篆籀工書法難字稱引艱僻不可流誦時人莫不

嗌之而公咀掇未有厭也公之自居與先生譽公者蓋本此自余觀公制行甚異不獨公未嘗示人即人聞之亦或未有多公者不知何也楓山吴子梧岡王子東泉周子者吉之名士也公自幼兄事此三人飲食衣馬僕債視三人無有分異而吴子者家故貧又廉於治生公往迎館穀之吴不屑也必得請乃已吴性嚴善酒酒酣即面疵公行事公斂聽無敢應而周與王善談經即又質問如諸生然平居喜豪侈及為平湖句容兩縣廉儉

愛民纖芥不濫崇學立教勸農賑荒在工部虞衡官日起矣引年去無所顧恤朝之公卿大夫咸遜不及歸家為社會聯鄉之長老齒無貴賤臨子弟端嚴有法雖一言鈌失不相貸也嗚呼若公者獨文矣乎我朝自弘正以來大雅輩出而李何四子遂以辭鳴至於今可謂彬彬矣然公之可述顧有不在此者則當時好尚不猶可以想見乎嗚呼安得復如公者與之論茲義也公名仕字用賓號草岡世居烟原曾祖詢沂水教諭贈吏部主

事祖孟中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父統直隷太平府知府母陳宜人以成化乙未某月日生公卒辛亥年七十有七娶熊氏繼詹氏無子以族子百朋為後卒之十月甲申弟侃之子百之與其孤塟公楊公山先期乞銘徃先君與太平同朝以故公徃來甚稔予嘗師東泉又數得侍談論且深慕都御史遺風不忍辭也銘曰

自六藝垂精奥閫布孰窺厥源孰闖厥户千載聖哲望望莫歸如嘗與剬得纘者稀公欲秉麾攻堅摧敵無論膚

功懦夫用惕交道吏治聞者以風豈曰考文不在其

躬

明故蕭象夔墓志銘

里中無小兒醫每小兒病輒南走壠州十餘里迎蕭君象夔君不至縱多醫方藥無敢斷是非者然性善酒對酒欣欣然不復知有何事即兒病重方鬱鬱不已及與酒忽遂亡之故竟日不與飯無問若竟日與酒酒必醺雖極醉貌益恭語益簡見人執手嬉笑無忿言也先大

夫少許可寡交游獨喜留君與君飲亦至竟日及令視兒病輒禁酒久之君不能忍亦時時呼號索飲之先大夫見背與余往來者十五年余嘗遠游子病瘮君聞走視曰是不藥而愈者坐旬日日醉酒家人問藥揺手戒曰此吾償酒錢也未幾果瘳後二歲竟病酒間謂余曰吾不能多飲吾殆死矣雖然吾無負心者復執手嘻笑如常是歲暮有言君且死者余遣人奠之比至君復甦聞余有奠狀亟取視復令設奠榻下且悲且喜曰奠死

者未必知孰若為生莫矣乎蓋後七日而暝君之先始
於有宋為大内御醫隆祐之變隨太后南奔遂留吉水
壠洲曾祖某祖某父某皆業醫而君之名獨著父死時
君年纔十六而家無厚資與妻辛勤食力稍裕即推餘
周急故無怨於人君名恪字彖夔生成化辛卯卒嘉靖
戊申葬某山妻宋氏年十三歸君後舉三子寅宇完孫
男五孫女二寅始學儒後棄去世君業名與君並銘曰
人之生於世也孰醒而狂趨孰醉而晏眠或頌酒德

君子以愆亦有達人任真忘天吁嗟乎寧望鴞而垂涎寧鼓腹而陶然君其為嬰兒乎宜其業之有傳

董嶺周君松岡墓志銘

昔薛包兄弟任所擇取楊椿家庭不蓄私財史傳書之用為美談何哉乾餱思怨斗粟興謡固末俗所由傷而篤行君子所必謹也松岡翁雖處閭里閭無甚駭俗事然即古人所書推之其亦有可言者乎翁為魯溪中子總角失怙與兄業儒弟纔數歲母寡居力不給翁自計

曰使予而儒母氏劬劬使予而商身劬母康吾何擇哉
遂棄儒獨力走楚之漢川貸人子母錢居奇化滯久之
諸用漸舒兄得卒儒業弟妹婚嫁咸有倚久之弟年稍
長則盡以遠役任之互為出納靡所較量楚地數歉不
能償貸者立焚其券無有難色其後兄弟數求分異聽
取便利獨坐其餘不用關約佐驗此皆任性所安質直
而行之不知有所倣慕也嗚呼翁之平生若此其於古
人如何哉與翁久居者又往往稱其隐行嘗遊撫建道

拾遺金視其囊小賈也坐待其人歸之寓楚遇夜奔者既無所茍復秘不令同舍人知翁商歸或值里正即獨為里正夕斂朝齎人無所苦已而鄉閭起推為約長即獨為約長緝奸釋枉人莫敢私翁斬斬立門户庇兄弟辛勤矣至於延師教子睦婣交友即至空乏靡恡年未六十斥斷家務不與外事終日端嚴羣從子弟望而畏之宗族或構語彼此詣門取平徐出一言折之聽者斂服葢其自處有信之地然者翁姓周氏世為泥田望族

而清澗又族之望傳五世爲無心中翁徙山下生挹溪
公綸綸生肅是爲魯溪三子長祥季容翁諱憲字用賢
別號松岡初娶谷村李學正景讓幼女無子繼娶桃林
上官氏行忠女舉二子長曰道瀾一名子顒補郡學生
次曰道治孫男五人出子顒曰岔岱嵤巒出道治曰嶅
峉縣學生嶅舉戊午鄉試孫女二人曾孫六人室正至
星壁登曾孫女二人翁生成化乙酉三月二十七日終
嘉靖丙午六月二十九日享年八十有二上官氏少翁

四歲生前四歲無疾逝子顒等以庚戌十二月十九日合葬里中泉坑嶺背甲山庚向魯溪塋左而李氏故塋馬鞍山冷水坑南向又十二年子喁與嶅以狀來索銘洪先與子喁交好素在莫逆每憐其鬱鬱不達無以稱其志而嶅出又從學於余憶往年謁翁簡默恭謹癯然有儀比聞諸所行事有足警世者皆不可辭乃銘之曰

父母於子恒慮其單亦曰仲季衆輔以安子各有心孰念父母寧居其勞以身相輔如彼松岡有望有憑

我揚其幽鄙薄斯懲

明故廣西按察司副使南樓楊公墓志銘

公名必進字抑之號南樓吉水湴塘里人也舉弘治甲子鄉試正德辛未進士授行人選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出為廣西按察司僉事擢副使奉勅整飭府江兵備去官二十七年卒於家實嘉靖壬子距生成化丁酉享年七十有六大父永平通判䤋父理以公貴贈監察御史母曾氏贈孺人公為人倜儻不羈喜任事自好為兒

時以穎拔爲大父母所慈授之書不甚攻苦輒解悟師爲訓釋時出已意辨駁師莫能難爲文不經意往往中肯綮及爲御史破削規繩能彈壓人武皇帝時閹人怙虐莫敢嬰觸公疏劉喜畢真竟抵於法屢疏建儲巡狩及發諸隱秘事宸濠難作南都震恐公在江上急遣人以銕絙扼賊舟且授防禦策沿江諸郡而提督江防都御史顏某聞變宵遁公疏奪其官比論功安慶守備楊鋭以公策上白會武皇崩不果議長江有黠盜積歲捕

治不得公出計擒之至則語之曰若能為我靖羣盗乎當貸若命遂縱之如是至再盜復見擒謂邏卒曰吾何面目復見楊公凡二十人皆抗吭死嶺南猺獞峒居險阻多賄士吏為耳目士吏既不用命益蔓延不可制會兩廣聚兵攻古田鳳凰寨三月不下公猝至其地閱獄出囚之壯者二百人許其自效陰部勒之夜分篝火自間道入諸囚斧木俯登出寨後焚其巢諸司夜見寨火爭踴躍相賀及明見諸囚出詢故始愧謝不及葢公未嘗

與軍事也功上獲厚賞而都御史蕭翀因以府江兵備
薦自古田告捷諸猺轉相傳語畏公如神公以為府江
箐峜道遠不可驟以兵入馴虎兕要必有誘之者首以
恩信結其心始諸猺疑其言又異有以緩禍間出數十
人嘗試公公召之堂下言語姁姁比遣歸遺之醪肉或
幘巾其後稍稍率諸猺婦來見公既與夫人計令諸猺
婦入見夫人又食以糈餌以少針線女紅分給之諸猺
婦出其夫咸感激誓死不敢背德於是得其死力以為

鄉導岑猛之變畏公且至先納金三十有奇求解公容
囊金公帑而佯諾其使意欲以此鉤猛而忌者疑有所
泄遂被論去平生不滿於法度之士故是非者相半然
善揣摩情實又能用柔令人曲就己意意有所欲雖冒
寒暑風雨蒙謗訕當勞勩力為之無所避也以故於兵
事尤所自負當其往來田州見南平村迫於盜停車徒
步相地勢令築連堡自衛分地刻期踰旬而成土人以
公姓呼其處聞公過者無問民猺必走見去之日牽車

奔號後十餘年有呼楊爺者簌簌然涕下也新建伯王公守仁尚書胡公士寧憐其才疏之朝竟格於例不得用歸家大治祠塚為期會以聯同姓年甚高猶瞿瞿饋奠一日思自為塚卜黄家凌巽已山吉喜曰去吾廬不百步稱吾志也作壙數月而病病未亟能言某日時當死至期果然家人請後事不一應卒之三月啓窆而窆先期諸孤以周君鳳所為狀來請銘余為太僕卿曾公婿而公為之甥蓋婣也情不能辭公娶周氏封孺人繼

李氏子四人淳潼漼俱縣學生渟尚幼女四人適某某漼渟幼女出側室劉氏孫男一孫女三俱幼銘曰

古之論才亂敬簡廉逮於叔季視力所兼弗遵以晦罔講器使一蹶之虞胡能千里輪困道左以寸朽嗟若或命之公將奈何

明故大理寺評事前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邊

君南岡墓志銘

予每按歷代諸傳輒悼昔之人才搜奇吐葩膾炙一時

其始皆際遘才之主或典詞林或陟要津似亦未始不遇然終不免為權勢所抑齎志以没豈不重為才之累也哉吾隣郡峽邑邉君何其埒耶初君少負竒節即嬉玩絶弗類羣兒五歲入小學目數行下比長遂大肆力學問釀經醖史其為文援筆立就若出夙構凡所試靡不藉藉有聲以尚書補縣學生舉嘉靖丁酉鄉試登丁未進士朝署悉賀得人筮仕缻教台州良以五刑為民司命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君卒政平訟理譽延於

上不惟席不及煖其所至歷歷有遺愛去思之跡與甘
棠峴碑輝映后先自是侍御南道連膺簡命廵視下江
無非以理賦剔蠹必廉静慎勤乃可君果刷弊存良民
便而境用無虞與陳虞相為伯仲蓋自是咸謂君行將
大用矣乃以章奏剴切為權要所啣湖州之守未幾而
廣德之命隨下視昔困於中制者又何殊哉及是非稍
定擢大理遷尚書郎又孰不謂君之望自當晦而復明
奈何奪於未定之天位不稱其才用不满其量行獨而

見非德豐而年嗇負昔人之望者終遭昔人之窮似可憾也當君自雄其才時高視濶步其心以為台階揆路可以立致故直道而行其偃蹇不前一至於此性復磊落豪放用不為喜舍不為愠使在晉唐當為一代人物矣君生正德丙寅十月十九日其不幸而宦死下邳則為嘉靖庚申之九月十六日也年纔五十有五季子一楨自為事狀請予銘而以辛酉七月二十八日厝君於洞背之陽君名毅字德弘南岡其别號也系出汴梁以

臭祖諱隆者節推吉州因家今桂竹令德聞人世常不乏曾祖仲亨舉孝廉祖能修生俶明俶明生景象景象生文謨是為君父後以君貴勑贈御史母尹氏孺人元配朱氏繼李氏贈亦如尹男四人朱舉一楠為縣學廩生李舉弟子員一棉禮部儒士一楨及一榛則又為側室高氏所出女三一蓉適同邑博士君之仲子太學生張渙一芸適渝邑侍郎君之孫簡叔名一葵適淦城憲使君之長嗣饒崇嶽俱郡邑庠生孫男仕鵬遊縣庠而

士鶚士元等則均習儒業也嗚呼施未竟而身殞皇上之用公者似為未盡嗣續蕃而多賢天之所以祐後者實如是其畢厚也他尚何恤銘曰已焉哉天篤才而生時不假之年人忌才而憎履宦轍之顛至於閼乃後流乃芳又誰為之使然洞山之原鬱鬱兹阡千禩而下道其墓咀其銘者猶知世有斯先生

明故野塘張公墓志銘

空同李先生督學江西負文而知人矜重許可嚴旌別

繩諸生諸生試文高等序受廩無以新間舊者或特賞識

則又薦引揚摧不置口有司舉鄉試務取合其言以為

公而是時吉水田心張氏居高等三人其一即署學生

越序給廩以寵之者野塘張公鳳儀也一時士人既以

空同行法不守故常為可駭又皆慕公不知出何等語

乃令主司破調相待若此爭傳以為竒比秋試衆且屬

目而塲中吉水為飛語所嫌已中而復擯者蓋十餘人

公名在擯中聞者咸為扼腕然猶以為公之齒方壯不

足憂也其後督學於諸生法守稍稍寛假而公之蒙賞識者無復有如在空同時凡十入鄉試竟不一偶而公之顛亦且種種矣人為語曰毋效述韶破的秋毫偃其弓弢述韶者公字也公為人敦信孝友未嘗有聲容之過而獨寡於自許至是與公同試高等而獲解者或據高位且致其事而公猶恂恂諸生中講論不輟每酒後向知己吐平生意氣慨然若無與當憐公者不以為過也始公之先饒於財祖與通父素純尤好施不責償息

鄉人恩之曰後世必昌至公之身而偃蹇更甚爲慳鄙
者所笑又張氏故無祠公與諸從議舉其役出嬴計息
累千金半藏於公爲盜所窺一夕爨廬入盡掠以去羣
從以金坐公公不辨貸其腴田上屋相償而家日益落
於是議者益以文窮爲疑未幾公三子鈍銑鎰皆有文
廩食於學而鈍舉嘉靖丁酉鄉試又五年公以歲貢與
鈍會於京師稍伸矣不旋踵而公卒旅舍計其生成化
己亥至嘉靖壬寅年六十有四人更憐之將所謂不在

其身在其子孫者歟鈍等以某年月日葬公某地之原某在婣友中故知公書來請銘辭甚悲鈍今為武昌府通判有能聲其諸孫男凡幾人孫女幾人然則天之於報施其未可遽論也為之銘解之銘曰

同業或異售兮轉盼更上下齟齬視嗜好兮時乘乃速化一言見智愚兮聽者豈相借甘苦紛錯入兮貴賤宜定價達人齊物我兮奚悲以喜咤屈伸之理然兮生死猶晝夜作銘為左券兮來今將可藉

明故四川按察司副使雲泉吴君墓志銘

新淦雲泉吴君卒於嘉靖癸丑九月朔距其生弘治辛亥某月日年六十有三吉水羅洪先友人最厚善者也走哭其家紀後事適術者得卜於斂風鄉大墟山丙午其孤脩祥輒哭請曰先大夫遺言窆窆之役不敢後茲將行事幸詔之洪先爲之諏期得丑月己丑則又請曰知先大夫者稀勒石奈何洪先曰是固在我後旬日脩祥以鄉貢士蕭克良縣學生朱洛狀來乃復爲之銘而

序其世代官行特詳葢悲君之難再而又自悲其無侶也君名逵自近光別號雲泉舉嘉靖壬午鄉試己丑進士出身授兵部武選司主事㑹郊恩進承德郎請便養改南京兵部職方司轉車駕司員外郎進郎中奉敕督發南直隸江西湖廣坐派料銀殿工成加俸一級滿考進奉政大夫以才堪治劇出為福建興化府知府滿考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奉敕撫治重夔兼逵州兵備無何以母老棄官歸君生而剛嚴方介負氣寡合善任事事

可疑弗顧可為弗沮人莫攖其鋒有嘗試者輒竄自救不暇以故所至有聲初至武選例當入内府查武官黄籍籍繁浩閹人恣奸病恐見察則多方誤我君入舉内令序坐内令久秘不傳閹人固已服其練達會校人竊籍被執詞相連諸閹恐達尚書所丐免誓不敢有他武選火尚書以下皆得罪君已改南京得免兩京以南北為重輕君意誠在母不擇官不知竟以自全也南京守備魏國公與兵部尚書争道尚書不勝忿客問計君曰

彼擅役營卒豈制耶尚書悟發其事魏國果屈還卒數千人然以此銜君君聞之即疏其諸不法事有詔奪職魏國怒曰我拚一鐵券殺吳某如搏鼠爾同寮咸危之君一不動時有偽印獄久不服君遣人私脫囚簪示其妻曰爾夫不勝苦業已吐實令汝抱印來緩死此簪取汝信也妻果不疑出諸印榻下獄遂成車駕主驛傳舟車馬船頭陳某恃貲干公卿避役君不可走京師賂閹人以特旨免君曰不獨一陳某也令兵馬司定諸船戶

差遣以貧富為籍衆為語曰通朝廷易撼吳郎中難江南郡縣役遣江淮衛水夫為土猾所把費數倍君請入直於官附綱運至部分給之軍民兩便凡工役諸直出納舊多羨目藏吏銀工得釣機利至是痛革其弊無相染者每歲嚴舟上供盧閹人張其數以便私賈會計乃行不聽濫取會同館官馬私乘不禁取律語刻木懸官馬首借者凛然豪貴屏跡吏部將超資相待為忌者所尼補興化以劇郡難之是時母年高不可往留妻子侍

止隨二僮至官囊篋不緘嘗即卧内延見賓客賓客見其寒素無敢言私民健訟難治君聽決如流頃刻遣數十事各中情實死囚爭傷無驗疑其隠於賄命燔水不得納鹽自臨濯骸果得傷且左失二肋語囚曰毆者右手人則左傷隠傷失肋非驗而何有自殺妻而誣其儺云耕田争水被毆死他吏上獄明年君慮囚追憶其時大霖雨因詰之曰得雨争水何為竟坐殺妻誣不行郡中惡少數十人善速訟或投緼火燒人屋攫財市中夜

盜數起諜其姓名寘之法訟益衰少每聽訟嘗手執券或延問他疾苦殊休暇鄉士夫以為異間易服旁窺之無不嘆駭訟已歸贖鍰各縣庭無留人日晏走學宮為諸生談經義校試其文精鑒不爽君雖勤敏然存大體不苛細李御史行郡喜杖人內股下吏畏罪多竄君豫戒隸隸不聽即面告御史某已戒隸令勿杖內股恐多死人傷盛德乃敢復爾命縛去易他隸御史故憚君聞言錯愕唯唯明日引避於是輿化獨無死御史杖者王

御史禁乘轎各郡多給報君月上役輿夫若干王服其不欺禁隨弛嘗入覲一無所賫歸而藏金為同知所侵故不省第緩交割期俾得自計卒不損君故不畏强禦至於興利除害尤勇健有法先是病旱禱雨民請祠山中神曰聖君者君許之為文祝神期三日必雨否且有後患如是者七日不雨君語民曰徒邀福而不卹灾物蠹也當為若等除之焚其偶大雨隨至衆驚服莫敢譸幻於是詢南北兩洋水利奪其關於横民者建石堤章

漁港别為東山石閘以時豬洩塞西湖港尾斗門減埭
田草蕩涵洞刻石紀成屬之守者溉畝以萬連歲大穰
獲異麥頴禾海寇數至多為疑兵走之且曰此番舶所
招也戒自今毋得納舶其後倭入市擾海上諸郡一如
君言嘗捐俸為義塜收棄骸且罪久不莖與水莖者去
郡之日民追號若失父母在達州罷有司供張日省數
金貪吏斂縮闗市通和會與御史忤旬月解去御史遣
人追謝廵撫都御史以擅離奏皆不顧閒居十有二年

當道數四論薦君視之泊如也君為人守道理不動聲色而意常烈烈蓋自少時已然七歲學舍暮歸為掠者負走閉樓中假寐紿守者夜且半起緣屋匿樊圃中邏弗能得比曉乃問途歸諸生旅見總制陳公公臨諸生威以君抗言遂降色舉鄉試未嘗輕謁縣官縣官有所請亦未嘗不盡利害性修潔不能受浼即居官一蔬果不輕取薄業僅足饘粥部使問遺郡邑交際皆謝不納室無婢媵行無輿馬臨終遺言鬻宅以償所貸妻子環

泣正色麾之曰毋亂我我縱留終不能庇若等也翛然而逝孝友淳厚踰於常情達州歸母病癰不解帶者數旬比卒壽九十有一君年五十餘哀毀至嘔血處兄弟田宅惟所取弟適死杭州奔喪如其子少從兄遷學敬事之終身如其父遷子脩祗夭哭之慟未幾遷復死君素壯實少病至是號哭奔走卜地忘寢食至羸猶以不及視窆為恨與人交務成其美赴急分甘有如夙負苟拂所好雖知厚不得望一靣也故及君之存人多畏之

聞其卒無問識不識涕泣悼惜好學博聞恥為章句少受易於蕭教諭濬喜習讖緯陰陽卜筮之說稍長旁通醫藥星卜諸技及國朝典故勲戚世次邉圉險易論斷一出己意不苟附和為文雄渾簡核尤長於歌詞草書吳氏先世居縉雲自吉州助教彭年始徙清沂遂為新淦人六世為澤潞同知克敏又三世為邑諸生時雍君高祖也曾祖咸濟祖春阜父昌舉鄉試卒湖廣穀城縣知縣以君貴贈奉政大夫南京兵部車駕司郎中母曾

氏封太宜人配謝氏封宜人有賢行子男一即脩祥為邑諸生女一適蕭克恭少寡誓不再嫁乃為銘曰

謂剛者折有勁如鐵百挫不缺若彼縣瀑既潔以通一芥弗容仁以友輔壁立寡與身完行舉民之無坊川梁崩亡哀以銘章

明故中憲大夫都察院右僉都御史三厓歐陽公墓志銘

公名重字子重別號三厓吉安廬陵人也吉安著姓歐

陽氏最繁公出安福令萬行後世居釣源二十世祖觀善徙水陂高祖憲文明初仕為翰林檢閲曾祖用堅祖元器考權以公貴封奉直大夫刑部郎中母曲山蕭氏封宜人子三人公其仲也年二十二舉弘治甲子鄉試高等戊辰禮部中式廷試對策力詆時政缺失讀卷官畏禍不敢上抑寘進士出身第五人為許太宰進所知初授刑部浙江司主事進承德郎歷員外郎改山西司郎中進奉直大夫擢四川按察司副使奉敕提督學校

以母憂去服除補雲南督學轉浙江按察使未上擢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敇總理𦵏松糧儲兼巡撫應天等處會尋甸賊安銓反以公熟於滇事遂改巡撫雲南二年致仕公為人眉目皎晳溫美望之如羽人處子比居官刻厲謹約數以職守忤權倖有武夫俠客顧望而寒心者嘗曰先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既為官又避禍有是理乎此某所以終身者也故自入仕以來未嘗一日不治事亦未嘗一事不守法法有所在

即朝議曲為解宥不敢聽法有不可雖俗情習為隱忍不能甘始為刑部逆瑾柄國擅生殺百官除拜必詣私宅蒲伏叩頭如廷謝禮瑾兄死百官往哭必四拜以序班籍名驗至否公獨違衆不一往瑾不加害瑾敗而餘黨錢寧張鋭誣逮搢紳前後相踵公於田邕扈仁李穩余祐樊準之獄皆出死力相争即嚴旨切責不為動鋭不勝忿以他事中公下廷尉久之索瘢不得竟還職於是獄之根株難治者衆多遜公嘗決囚南直隷勘事河

南録浙江囚每臨訊不更閲辭人出數言輕重其罪各
中情隱其郡縣如監司或欲有所出入公即歷歷摘招
伏語相詰如經生背誦書不錯一字難者眙瞤噤口人
皆稱神其後兩為督學即又善説書史指畫經義士人
宗之安銓之變斬關殺吏攻圍鎮城而阿迷嵋峨新興
蒙自武定騰衝諸賊相煽且起是時老撾潛通交趾木
邦孟養與緬甸孟密互相讎殺師宗納樓思陀入寨廣
南亦佐威遠皆亂勢亟矣公聞命自金陵晝夜行三十

五日入滇不四月銓等授首上以銀幣勞公公謂前都
御史傅習以死勤事而身享其成不可上疏固辭且以
滇夷獸面鳥言不易馴伏有司恃險遠恣為㗬割則獰
狰跳躑相報苟拊循不至兵革未有休息時也於是籍
諸郡縣殘破者給食散種差其免租之限如含薄糜哺
弱子而於諸夷或判疆域解怨爭携黨與而歸種落則
如投善劑以消毒瘍減月例家火以寛農覈武官職田
以代俸止蒼石玩器之害定土官替習之規又如積餘

餽以充虛槖至若塩鐵銅錢商稅之辦納徭役里甲之
疎數稅糧輸積之遠近軍屯民田之隱漏又皆酌地力
時變而精研之則治家者之於米鹽零碎蓋藏之不遺
筴也上既知公可任數下璽書褒公公益感奮而總兵
沐紹勛以上公世守兹土與鎮守巨璫杜唐表裏為奸
掊刻境內歲且至數十萬公已切齒而近歲上供金寶
浮羨過正直且二倍皆出唐所指揮會當進奉公請得
禁治諸弊詔從之而唐庇私人不受理公遂疏唐不法

數十事復以他事疏紹勛兩人併力行賄撼公使去公疏此兩人至十餘上兩人益懼嗾軍士以索糧不得叫囂醜公公既伐其隐謀乃更自以三疏乞休而輔臣方角黨求勝至是為賄者所乘卒右兩人坐公不能調停與致仕且連巡按御史譎調給事中論掠者奪俸一月公請自坐除名贖御史追奪已俸贖給事中不聽公慮所言不效來者藉口實將事體更壞於是復上兩人交搆狀以為儉人不可不遠累數千言明已非輔臣黨人

頗弛前此黨禁復諸逐臣蓋公已離滇久矣不以去位為嫌而以後政為慮不以去官為辱而以完名為榮聞者莫不危公恐觸上怒而公之懇欵若未效百一於君父前者為郎中時乾清宮灾應詔陳言五事中如早朝帳房番僧宮市皆人所難言至指老兒黨者即寧鋭諸人且嘗其反噬者也顧斷斷不肯釋口豈所謂胥靡忘險故耶正德間權倖用事公數數相忤不及禍今上初號為治朝公又屢受知遇宜得展布矣乃卒為權倖所

中致仕時年纔四十七家居視入仕之日為多使得就日力以盡展布其其可稱述何限將有蘄之然者豈非命乎其後邉方多故許太宰讃數薦其才不報太宰讃者前太宰子也公自致仕輒引避絶無外交部使者至郡或不知有公即聞公名以不得見竟不知公為何如久之亦無有薦公者公性孝友嘗兩疏扶侍奉直公省母宜人在官聞母訃即日就道既塟廬居墓下久不去官中無一長物出餘俸治室廬與弟共居無分異收族教

子周貧卹寡稱其力不懈也公既廉而多施所居去城市二舍許未嘗一見郡縣官即在鄉未嘗以辭色忤人鄉與鄰者若不知有公即相見不信能忤權倖為人難為一至是也公生成化癸卯卒嘉靖癸丑年七十有一娶劉氏封安人進宜人先公幾月卒子二長庠次薦皆府學諸生孫男本孫女一諸孤以是年某月日祔公傳家坑宋水部員外祖墳右以宗人南京大理寺正瑜所為狀來請銘且曰公治命也某嘗聞公於外父太僕曾

公則已想慕其為人乃今讀狀與諸奏稿既悔生同郡未獲識面以快所欲見又悔近其居不及侍語以請所欲聞然幸銘墓傳其平生以酬所欲得猶可以自解也

銘曰

侃侃遺直秉文開誠有服克恭邦憲孔明四星斯皇實蹶天步果正我行履險若素式時陳臬弼教用成帝曰休兹作朕股肱于畿于滇無間遐邇臣拜稽首矢志弗弛遏蠻戒戎反側以馴懷哉萬里如疾去身

憯是宵人敗度干紀我其治之歸報天子封囊扣閽
天聽匪高禍曾不悔以其黨驕孰云罔懲奸氣潛奪
位胡不終竊位者怛臣敢辱祖廬陵歐陽故史誄銘
副于大常

明故直隸滁州判官北山龍君墓志銘

正德丁丑陽明王先生以都御史督軍虔南日與士人
談學於是虔吉士人多出門下吉水國子生龍履祥將
往其父北山翁怒罵曰是皆飾虛名誑人者汝何得爾

廢食偃卧不起履祥至涕泣請不輟不得已許之履祥故侈汰驕逸難近數月歸馴馴如處子翁喜曰吾今乃知王先生因履祥以見顧執事終身翁為人跌宕慷慨喜交遊大起庭宇常歌舞飲燕為豪絶不類吉水士人然與之策事丸轉機發莫能相難貌清古鼻昂多髯頰似先生先生恱之以為軍門叅謀携之廵視閫中至豐城閒宸濠反同事者錯愕口噤莫知計所出先生易舟南趨吉安翁實賛之義兵起集田僮百十人傾貲備鎧

仗以從先生慮濠速發南都無備欲以僞符疑兵綴之然濠諜四出諸郡士人積刼於威多以耳目應計泄事且不測獨翁出入帷幄密授方畧親信義子割愛遣之往往陷虎口不返吉水士人素重自守而耻外援見翁先後所為若是莫不鄙薄之謂有他望如翁昔日罵履祥云云者翁亦避匿不敢露濠既擒先生上公卿書曰致仕縣丞龍某等或詐為兵檄以撓其進止壞其事機或僞書反間以離其心腹散其黨與陰謀秘計蓋有諸

將士所不與知而辛苦艱難亦有諸部領所未嘗歷葢
紀實也嘉靖初論功賞以翁嘗為大足丞旣致仕遥授
直隷滁州判官閒住㢡一子為冠帶總旗論者多以為
屈而昔之鄙薄者口實益張翁不為悔後九年先生有
田州之役復檄以從是時將撫盧蘇王受而二酋方疑
先生紿已隂持兩端擁衆二萬人投降實來覘釁先生
遣翁諭意翁乃數騎往蘇受之衆露刄如雪環之數十
重呼聲震天翁坐胡床引二酋跪前宣朝廷威德與軍

門寬厚不殺之意辭懇聲厲意態閒暇二酋故嘗物色先生形貌竊疑以為先生潛來咸俯首獻欵誓不敢負議遂定自先生擒濠以來權閹以讒搆攘功公卿以猜嫌嫁禍翁為之詭辭欵亟遠偵防變得於目授意使之餘而應於謾對立談之頃有高才弟子不能為力而獨寄心腹爪牙以出萬死於一生者先生既卒功賞廢閣翁抱耿耿無所向退而垂老於家年八十有五以卒蓋非經世故之久擅才智之用莫有知翁之為奇也翁名

光字冲虛其先為永新人有曰某始徙吉水又六世某七世為某八世為某翁之曾祖父也負義氣入粟於官為義民娶廖氏以成化庚寅生翁八歲為諸生十二入貲為國子生三十六為大足丞六年致仕娶毛氏先翁幾年卒生子一曷即履祥女一適某側室某氏無子履祥子子壽以善書選為中書科儒士辦事文華殿與履祥皆早夭子壽子雲今纔十二歲翁卒於嘉靖甲寅其年九月某日葬翁仁壽鄉黎洞李家山虎形與毛

氏合翁與先君數往來而余及交其三世近始奇翁所為并欲訪先生行事而翁亦已老不待請而銘其葢蓋有以也銘曰

方歎選乘指驪為黃鹽車驥服孰辨駑良芳草懷人知已病士千載一時才幾畢栻欲施後世必附青雲志業有聞其又何云

罔王公墓志銘

明故奉政大夫河南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梧

正德間閩中蔡公清大梁李公夢陽前後相繼江西督學兩公海内名人非極一時之選無以動其賞識故所取士亦往往有名在吾吉若東泉周公梧岡王公七八人又其尤著者也而李公賞識此七八人者每試他郡率攜以行人莫不識其面目癸酉鄉試王公發解果第一故其名又獨出諸所取士上李公既以剛直忤人罷去其所取士亦往往不甚顯豈名亦能忌人哉王公名昂字成德故吉水花園人花園之王其先居白沙宗臨

川安上四傳至進士端禮始居花園七傳有三松先生
為宋名人而王益顯又六傳為文煥博學負才國初以
明經召將授之官辭歸生佐才佐才生復基復基生惟
仁惟仁娶於周有八子公其季也幼禀至性多頴異善
屬詩對經目記誦能久不忘里中富人李翁昌達見而
奇之許妻以女然家貧恒不能延師七八歲時見諸兄
弟出就傅即輟食挾册隨往母憐止之不聽一日將食
母追至梧樹下蹪而仆公返顧相持號稍長見梧輒泣

下不止於是自署梧岡私舍以志痛十歲即知操筆為文章以兄為郡椽嘗至廨中郡守洪公冕聞而召之頃刻試十餘對應聲立荅已而試曰道士修齋用錢於無益之地公拱手曰聖人設教致人為有用之材洪驚曰此豈甘小就者厚餽予命攜歸擇師教之年十八文益進即抗顏授子弟經資束修以養母遠近爭迎致之將弱冠始入郡庠為諸生且赴省試見試士如雲喟然曰吾獨隨羣已乎歸與東泉周公輩七八人同寢處通財

用兼治易禮春秋諸經每為文彼此商訂切磨不少嫌
介督學試士則此七八人者相聯迭為長首俱稟於學
蓋九入場屋始發解又五上春官不遇謁選吏部授直
隸常州府通判常為上郡通判故主稅運京師各邑例
餽歲不下二萬金公既一切罷之復條畫不便者畫繩
之法於是清吳燧陶俸詭稅三萬餘畝市猾如蔣椽莊
偲輩不得復括稅以侵民運者莫不踴躍以從至京師
尤能任怨以相庇故事白粮止供內府不及六部至是

吏部諸司有言他運官噤莫應公引故事力争不勝則令運者假春杵部前旦夕不休聲達堂署桂文襄公見而止之他郡由此德公公之能聲爲之益張當道遇疑獄必以相屬公亦悉心研窮在松江平反者凡七十人其他釋枉収貧節用抑浮建白頗衆於是廵撫陳公祥廵按劉公仍數上治行於朝既六年猶不遷姑蘇徐公縉以吏部侍郎道常聞其得民心識之㑹三途用人議起徐首舉公始擢刑部山東清吏司員外郎常人遮留

不能得公為刑部二年再轉山西清吏司郎中主諸司讞奏每與尚書聶公賢面爭至不代署聶服其正摠兵郤永喪師下獄思以賄免遣人囊黄金紿門者强入而逆公言之部奏議如律五年擢河南按察司僉事奉敕整飭河南道兵備一時士論稱屈公怡然就道至則減一切供應如常州時而閲獄簡當如在刑部薔山民以爭水訟有逼於賄刑死者三年矣公行縣忽見白衣素巾雜訟人中頃失之因黙念曰得非寃耶遣人伺之門

得訟者入問之則素死者也發其瘞衣巾如見人稱明
神河南故多盜是時劇盜高麗王朝綱等攻掠州縣官
不能得有詔責問守巡公遣嵩山毛兵千餘人往盡獲
之巡撫欲為上功公請均之同官以解罪已而俱受金
幣之賞聞者咸以為難公在汝三年矣嘗復浸祠歸金
斗泉之利於民數忤豪宦而河南府通判韓某與伊令
趙某貪貨殺人當道曲貸不為聽已而嘅曰吾年至矣
未可以休乎即上疏引年乞致仕竟得請公雖久抑晚

達其於去就取予不一少徇在官雖專民事暇則以經義課諸生所在多稱得人在常州識唐君順之薛君應旂九人在汝則有王君西星已而次第盡舉魁選又皆有名於時唐嘗感其知愛謂人曰公故長者曾不能為俗吏態其卻例餽數萬金今人鮮其比也嗚呼公見知於名人若此名烏能忌之哉始公少貧父母皆不逮養舉鄉試三年而妻李亦繼卒繼娶泰和歐陽軻女後為常州得贈父承德郎常州府通判母周妻李贈安人歐

陽封宜人及為刑部通判進奉直大夫刑部員外郎而安人皆進宜人八子玷瑕琨玦珛李出瑣瑋瑀歐出一女適太學生藍敦男孫六人一臣某某孫女三人曽孫男一人玦早卒娶李氏年十八矢志不二一臣亦夭娶於羅為子從姑年二十而矢志如李公平生既無厚藏所得俸入任諸子孫持去不復計筭致仕歸終日對書史與郡縣絶無往來又三年辛丑以微疾卒距生成化庚寅享年七十有二既卒子孫葢無以為家又十有五

年為乙卯始塟於居後南山四顧墩又六年而某追為
之銘公豐準長耳言笑寡默不知者以為簡傲然渾樸
夷猶遇事不驚故能終其志其撰述有四書質明詩經
疏註安民十策識史傳習録疑校正王文中子罌子梧
岡集共若干卷藏於家江西志吉安府志久梓行銘曰
惟昔學儒靡專文句緯史經經古先是據惟昔取友
虛以身資後利先義甘苦同之學無炫藝因占器識
追其達施不易素植仕毋競進任彼速遲奪其程守

有退毋隨匪公獨然公亡孰繼銘匪公哀用著厥世

明故青山樸齋胡君墓誌銘

昔蒙莊之學主啚而惡張大常羨古始民至老死不相往來以為太樸其說援天道以斷人情其廣極於治國而其細通於養生蓋焯乎其可驗也予與世人取與之故亦往往見之安成斗塘胡樸齋者象州公子也象州丈夫子十有二人嫡長八而庶幼四君次其七象州在官不滿十年俸入僅給家衆殊無厚囊而諸子漸有室

盧斗塘之地不能容也則擇廬陵之朋田青山稍徙居之君當在從中而象州分囊與諸子故甚薄君是時年纔十四既無他營止據所分為業至艱矣然能瞿然知自擇絶不類童丱者自衣服飲食婚賓一以纖細檢制為主不敢絲毫縱恣羣從或誚其然君應曰吾先人矻矻一生吾又不及以方為養忍自奉遵〈遺〉後人耶鄉人疑其可狎嘗試之則又戾契相撐拄見人紿孤弱者惻曰吾不能濟而忍相食耶久之僮奴畜牧殷盛於是出

力助修公廬家祠及先世塋塚令可垂久而其自奉視
少時曾無改也君三子一女孫男十有二孫女七曾孫
男三家日漸大而業儒者六人此於盈縮乘除之數如
何耶然嗇之用不獨取應於外其於身固所謂返淳而
歸樸乃久視之道也故象州十二子惟君獨壽年至八
十有一嗚呼苟舉其大有不驗者哉斗塘之族出尚書
滙為世家又幾世而有君君名聰字可用行恭七高祖
成西曾祖謙貞祖學詩父高舉景泰癸酉鄉知象州者

也母高氏娶鰲源郭氏三子偲傳候候韶州府學增廣
生女適烏東羅天曙偲之子稱稼程稱為布政司椽稼
程安福縣學諸生傳之子潤涇瀾清候之子秋印艮良
校其孫男也秋之子應鯉稱之子應鰲稼之子應麒其
曾孫也君生成化癸巳年三月二十五日未時終嘉靖
癸丑十二月二十七日亥時臨終謂三子曰我死必求
名人銘我母令我闇抑地下嗚呼君豈欲有遺於後乎
又四年冬十月十有五日偲等葬君盧陵丁田魯家塘

張天海螺形庚山甲向實在彖州公之墓右自述其行來索銘於是原君所自擇者為銘且使其後人世守之

銘曰

相彼天道猶張弓乎低昂予奪如槃於張有如弗信視君之事毋食其實違厥本始

念菴文集卷十六